

大
學

學
報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一
九
二
四

年
一
月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六・子部・雜家類

丁晉公談錄一卷	〔宋〕丁謂撰	一
續世說十二卷	〔宋〕孔平仲撰	九
續墨客揮犀十卷	〔宋〕彭乘撰	一五三
醉翁談錄五卷	〔宋〕金盈之撰	一九三
靜齋至正直記四卷	〔元〕孔齊撰	二一一
冀越集記二卷	〔元〕熊太古撰	四六三
東園客談一卷	〔明〕孫道易輯	五五九
可齋雜記一卷	〔明〕彭時撰	五六九
雙槐歲抄十卷	〔明〕黃瑜撰	五七五

丁晉公談錄

〔宋〕丁謂撰

據民國十六年陶氏影印宋咸淳
刻百川學海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一七四毫米寬二六六毫米



丁晉公談錄



真宗在儲貳時忽一日因乘馬出至朱雀門外方辰時有大星落于馬前迸裂有聲真宗回東宮驚懼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云不干皇太子事不煩憂慮自是國家災五年方應至第五年果太宗晏駕

真宗即位晉公言真宗即位有彗星見于東方

真宗恐懼內愧涼德何以紹太祖太宗之德業是天禍也不敢詢于掌天文者唯俟命而已忽有先生王得一入見見聖容似有憂色密詰于中貴中貴述以聖上憂懼彗星之事得一遂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果契丹兵寇澶淵聖駕親征

景德中契丹寇澶淵在河北聖駕在河南陣敵次忽日食盡真宗見之憂懼司天監官奏云按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之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時契丹兵果自退而續馳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

一日有野雞入端王宮真宗召司天丁文泰令筮之云郊野位爻動必是郊野中五采生氣物見於皇城內皇闈外王宮之中以此推之須是野雞若然則無他必王已上四件皆是真宗親宣示於晉公人皆不知也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繫于宸斷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嘗有一臣僚判審刑院因進呈一官負犯贓罪案真宗方讀案遲回

間欲寬貸次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因茲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受贓便得為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科臣僚犯贓罪案進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之與科名孤陛下之所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更無面得見朝廷唯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

真宗朝因宴有一親事官失却金櫛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内尋得只小杖亦不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誠合如何

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見喫杖後如此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今洪基益固景祚綿昌豈不由祖宗積德之所及乎太宗即位後未數年舊為朱邸牽攏僕馭者皆位至節帥人皆歎訝之洎晉公為福建路轉運使日建州浦城知縣李元侃善算術因訪問之云人生名品皆盡有階級固不可越誠上象行度臨照次第而使然耳太宗即位本在奎居兗州地分奎為天奴僕宮故當時執馭者皆驥居富貴豈偶然耳晉公嘗見掌

武太原公言先太師頃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唯徐左省鉉獨攜一麻袍角帶於客位內更易後方入相弔以此知士大夫朝服臨喪慰問深不可也先太師即兵部侍郎祐也

父仲孺侍郎言仲孺嘗聞祖母當日歸時衣笥中得黑黥衣妯娌骨肉皆驚駭而詰之云父母將此令候翁家私忌日著此衣出慰之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之時固未嘗聞也

徐左省鉉職居近列雖盛寒入奉朝請即未嘗披毛衫或詰之曰豈有雙闕之下衣戎服歟每觀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賣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寨下耳一生好服寬袴未嘗窄衣裳謂諸士夫

曰軒裳之家雞豕魚蟹果實蔬茹皆可備矣蓋沽酒市脯不食尔其勢尚儒素也如此

晉公被謫之初火掩房一日馮侍中拯薨背火守房王相公歛若薨背火拂著房而過因知公相大臣榮謝豈偶然哉

太祖豁達得天下後時韓王屢以在微時所不足者言之欲潛加害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韓王不復敢言

杜錫尚書鴻博之士也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慎寬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偏閱羣書慎寬無所出也當是填館寬之詔出毛詩哀卹之義也慎寬傳寫之誤耳真宗欲東封泰山問兩地大臣可否大臣曰聖駕行

幸豈無甲兵隨駕只恐糧草不備時晉公爲三司使真宗遂問曰朕東封糧草得備否晉公曰有備真宗又曰如何是備晉公曰隨駕兵士大約不過十萬人每日請食米二升半一日只計支米二千五百石或遇駐蹕處所不過三日只支得米七千五百石何處州縣無七千五百石斛斗往回之間俱可有備真宗甚喜又問只與二升半米亦須與他些麪食晉公曰今來所經州郡只可借路而過使逐程百姓榮觀國家大禮固不可科率臣欲省司行文告示沿路所經州軍必恐有公用錢州軍及應文武臣僚州縣官僚僧道百姓有進蒸餬者仰先具州縣官位姓名蒸餬數目申來待憑進呈破係省錢支與一倍價

錢回賜仍大駕往東封日進蒸餬回日並許進酒肉緣有公使節帥防團刺史有人可以勾當仰於經過縣鎮草市處排當進者是州縣官負僧道百姓可於經過本州縣處進真宗聞之又甚喜又問曰或遇泥雨非次支賜鞋襪錢動要五七萬貫如何有備晉公對曰臣亦已有擘畫伏緣隨駕兵士各是披帶稍重到處若遇有支賜錢物如何將行臣欲先令殿前指揮使曹瑋問當六軍或遇路中有非次支賜置隨駕便錢一司仍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便支與各人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兵士隨駕骨肉在營得便到支錢物因茲甚安人心尋曹瑋問諸六軍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

以將行若聖恩如此皆感戴官家 眞宗聞之又甚喜於是以此告諸兩地臣僚遂定東封聖駕往回略無關誤 眞宗於是因晉公奏事次密謂晉公曰今來封禪禮畢大駕往回凡百事須俱摠辦集感卿用心晉公曰臣非才遭逢陛下過有委任臣實無所能今大禮已畢輒有二事上告陛下朝廷每有除改外面多謗議云某乙甚人主張某乙是甚人親戚此後每有除改外面多謗望聖聰不聽上曰朕深知不聽其如臣僚何晉公又曰只如每遇南郊大禮外面多竊議中書密院臣僚別有動靜今來禮畢望陛下兩地臣僚並令依舊免動人心 眞宗聞之甚喜彌加睦遇首台掌武聞之益多其奏議

丁晉公談錄

忽一日 眞宗問馮拯如何晉公奏曰馮拯在中書密院十年却並無是非實亦公心於國家 眞宗良久不答又奏復不答遂退尋問掌武曰丁某每來朕前保持馮拯不知馮拯屢來破除伊掌武奏曰丁某不獨於上前不言人非於臣處亦未嘗言人之非掌武退謂晉公曰今後休於上前保持始平公亦別無他語掌武由是愈器重晉公

眞宗忽一日謂晉公曰有人來言卿主張謝濤受六重恩澤是否晉公曰臣亦記得謝濤是六重恩澤然亦非中書之所敢私試對陛下數之謝濤奉聖旨召試詩賦論三題可取蒙陛下面與直史館一重也謝濤係審官院磨勘合該改轉一官二重也謝濤累典

大藩了當並有臣僚保舉合與轉運使三重也謝恩日面賜金紫四重也例奏得一男五重也例有支賜六重也 眞宗笑曰元來將此以爲六重恩澤

士大夫不可爭名競進致有其缺行玷平生之蹤跡昔張去華當 太祖朝乞試有數知己皆館閣名臣保舉之 太祖怒而問曰汝有多少文章得如陶穀曰不如敢與寶儀比試曰不敢汝與張澹比試遂遲遲不對遂令張澹比試試畢考校所試優於張澹然澹是季父自此去華一生不得入館閣蓋由是耳上谷寇公爲參政日素與馮拯不協拯以不合上章乞立儲貳 太宗怒降授太常博士知杭州尋今轉官與太博彭惟節同制時首台呂相公端除注二人

丁晉公談錄

俱授屯田員外郎上谷改其進呈文字將馮拯授虞部馮遂上章訟中書除授不當呂但於上前拜謝而待罪終不言寇之僭擅改授上聞之尋索元呂某除注文字視之由是睦注益厚馮遂移知江州然馮一生常追悔不合訟疏於寇亦如陳左丞恕之訟大將軍三司使王知贈錢內翰易之訟馮侍中皆是一時間不獲已而爲之不免一生恥其缺行

寶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每對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尚書夫人先亡以房院稍多不敢與勢家爲親援遂再娶孔縣令女爲夫人夫人性愈嚴右丞夫人傾背即一房列五榻自孔夫人而下五房妯娌皆同寢處尚書薨

孔夫人每召參政問事參政則披秉立於門外而應對焉其事嫂之禮如此尚書周世宗時為翰林學士每宿直世宗宮中不敢令奏樂曰恐竇儀聞之至宋太祖登極猶在翰林忽一日宣召入禁闈中顧問事行至屏鄭問覘見太祖袂衣潛身却退中官謂曰官家坐多時請出見儀曰聖上袂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素衫帶著後方召見復一日中書臣僚皆罷命韓王晉為相見無宰臣署勅太祖悔其倉遽良久曰但去問竇儀是他會儀對曰今晉王正守中書令合且送相印請晉王署勅用印太祖於是甚悅又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一百卷得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常楊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百數皆節其要妙典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為學士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辯之無差謬常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其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為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因於堂前雕起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

謂兄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公聞於楊徽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為相兼總無壽其間唯四哥稍得然結裏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儼尋以抱病而歎曰二哥嘗言結裏姊妹兄弟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也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呂丞相端本自秦蔭而至崇顯蓋器識遠大有公輔之才自為司戶參軍便置外厨多延食客能知典故疑然不動年五十六七猶為太常丞充開封府判官時秦州楊平木場坊木筏沿程免稅而至京呂之親舊競託選買呂皆從而買之於是入官者多揀退材植值三司使給事中侯陟急於富貴於太宗前欲傾其衆人無何呂獨當之認為己買太宗赫怒俾臺司枷項送商於安置減耳後猶簽書府中舊事怡然曰但將來但將來著枷判事自古有之洎後發往商州身體魁梧太宗傳宣令不得騎馬只令步去尋相座傳語且請認災公曰不是某災是長耳災談諧大笑如式略不介撓時有善算者呂公本在土下宮又是方主晚年大達須位極人臣此何用慮耳尋

自商州量移汝州上谷寇準屢奏呂某器識非常人漸老矣陛下早用之太宗曰朕知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喫大酒肉餘何所能後近臣皆上言稱呂某宜朝廷大用尋自太常丞知蔡州召入拜戶部員外郎爲樞密直學士時王二丈禹偁行誥詞略曰多直道以事君每援經而奏事後死賞花宴太宗宣臣僚賦詩呂奏曰臣無出身不敢應詔洎爲戶部尚書門下相上谷猶爲諫議大夫參政忽一日未後三棒鼓呂上馬至門道裏立馬候上谷多時探上谷者曰參政方洗面裏呂乃徐謂從人曰餵得馬飽否其微旨如此後表讓李參政沉大拜呂乞養疾授太子太保在京薨背享年七十三

丁晉公談錄

九

王二丈禹偁忽一日閣中商較元和長慶中名賢所行詔誥有勝於尚書者衆皆驚而請益之曰只如元稹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汝當深誠擊戮示衆朕不忍聞且尚書云不用命戮于社又云予則擊戮汝以此方之書不如矣其閱覽精詳也如此衆皆伏之凡士大夫之必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則無不中矣故韓王普在中書忽命呂公蒙正爲參預趙常潛覘其爲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每奏事得聖上嘉賞未嘗有喜遇聖上抑剝亦未嘗有懼色仍俱未嘗形於言真台輔之器也只如太祖初即位命韓王爲相顧謂趙曰汝雖爲相見舊相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爲相正欲彈壓四方

丁晉公談錄

臣見舊相臣須在上不可更讓也太祖嘉之洎因奏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徐徐拾之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也如此仍忽因大宴大雨驟至上不悅少頃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少陳設濕得些少樂人衣裳但令樂人兩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兩快活之際正好喫酒娛樂上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奏樂入雜劇是日屢勸近臣百官軍負喫酒盡歡而散趙之爲相臨時機變能回聖上之心也如此又言趙嘗出鎮河陽襄鄧三郡皆以嚴重肅下政務自集惟聖節

丁晉公談錄

十

日即張樂設筵則豐厚飲饌凡一巡酒則遍勸席中喫盡盡與不盡但勸至三而止其雅素也又如此在相府或一日奏太祖曰石守信王審琦皆不可令主兵上曰此二人豈肯作罪過趙曰然此二人必不肯爲過臣孰觀其非才但慮不能制伏於下既不能制伏於下其間軍伍忽有作孽者臨時不自由耳太祖又謂曰此二人受國家如此擢用豈負得朕趙曰只如陛下豈負得世宗太祖方悟而從之太祖明聖慈惠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爲三軍擁迫而回不獲已而徇其衆衆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從吾令則吾不違汝之推戴於是三軍皆曰

五

不敢違命洎即位後遣王全斌等先鋒王自大散關入船自夔峽而入水陸齊攻曹彬爲都監沈義倫爲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是時曹不從命但收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然殺降兵亦不可便按劾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今河東江南皆未歸復若不勘劾恐今後委任轉亂殺人但令勘成案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敢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汝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首合誅戮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受金州節度餘皆次第進擢也忽一日宣曹太尉彬潘太傅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西蜀時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要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臣元不肯着字太祖令取進呈太祖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爲何對朕堅自伏罪曰臣從初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獨臣清雪不爲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太祖曰卿既自欲當辜如此又安用此文字曰臣從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陛下乞全母一身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伏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

瑋珣琮皆享豐祿豈非餘慶乎

五代晉朝時襄陽帥高懷德下親隨私通其愛姬竊錦襖子與其早卑轉令人鬻於市高已知之或有人告於高曰大王錦襖子有人將在市高曰錦襖子是人家宣賜得豈口是我家有莫亂執他人其早都不覺其主已知也後以他事陰去之襄陽後帥安審琦亦有愛妾與外人私接忽因夜初隔幕燭下潛見有人自宅中出去據膝而言曰臣耐審琦是夕遇害莫知其誰子姪輩皆泣告曰大王平生器業如此豈無威靈使其奸人敗露須臾時於是其奸賊自以手擒捉身體撲於靈座前亦一僕厮耳晉公言居其上者制禦小人切不可失其機乃賈害之速也高之

與安誠可爲鑒誠矣

太祖朝昭憲皇后因不豫召韓王普至卧榻前問官家萬年千載之後寶位當付與誰普曰晉王素有德望衆所欽服官家萬年千載後合是晉王繼統仍上一劄子論之昭憲密緘題署藏之於宮內時韓王爲相尋出鎮襄陽洎太祖晏駕太宗嗣位忽有言曰若趙普在中書朕亦不得此位盧多遜聞之遂希旨密加誣譖將不利於韓王遽召歸授太子太保散官班中日負憂惕遂扣中貴密達太宗云昭憲皇后寢疾時臣曾上一劄子論事時昭憲緘藏在宮中乞賜尋訪果於宮中尋得太宗大喜方悟韓王忠赤是時上元登樓觀燈忽有宣旨召趙普赴宴左右

皆愕然緣太子太保散官無例赴宴乃奏曰趙普值上辛在太廟宿齋太宗曰速差官替來少頃召至太宗便指於見任宰相沈相公上座乃顧謂趙曰世間姦邪信有之朕欲卿為相來日便入中書盧相聞之惶駭不已翌日盧遂告趙曰聖上有此宣示如何趙曰某今入相公必不可同處相公欲得保全但請上章乞退必無慮耳沈相尋乞致仕盧乃上章云陛下若不賜主張微臣必遭毒手太宗怒使令罷相趙乃奏云乞除盧兵部尚書罷相太宗不允乃以所上章示于韓王自後以秦王事謫于朱崖所以至今皆言盧遭趙之毒手耳

河東偽相趙文度歸向朝廷便授華州節度使時同州節度使宋相公移鎮邠州道由華下趙張建命宋宋以趙自河東來氣酸凌之帶隨使樂官一百人入趙府署庭所使排立于東廂將舉盞趙之樂官立于西廂時東廂先品數聲趙謂曰於此調吹採蓮送盞皆吹不得却令西廂吹之送盞畢東廂之樂由是失次宋亦覺其挫銳泊中筵起移於便廳再坐宋自吹笙送趙一盞趙遂索笛復送一盞聲調清越衆所驚嘆其笛之竅宋之隨使樂工手指按之不滿泊席闕宋回驛趙又於山亭張夜宴召之不至宋於是宵遯晉公曰庶事不可輕易宋焉知河東僭偽小國之人矣

真宗忽一日於龍圖閣諸侍讀侍講學士待制直閣

環侍以問九經書并疏共多少卷數侍講邢昺尚書而下俱不能對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迹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一百二十絕詩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所顧問無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鈞席皆此力耳

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黃門小底時氣性不同已有心力官中呼為劉七每令與諸小底數真珠內夫人潛於看窻覘之未嘗偷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泊太宗即位後有一宮人潛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間似不欲殺承規輒承意而奏曰此人不可容官家若放却宮人摠走臣乞監去處置須

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告承規再三奏不可留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來進呈六宮皆圍合子而哭之良久略揭視之便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承規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之間肅然畏法

韓王普初罷隴州巡官到京至日者王勛卜肆問命次簾下看魯公驕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勛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似此人何足嘆羨往往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

今之朝廷儒臣多不知典故亦須記之只如左右揆為百僚師長守此官居中書可矣若在班列不可以

居亦由御史大夫一百二十日須大拜耳是故朝廷將有爰立之命即除之只如御史中丞諫議大夫正授即便當給事中三年轉工部侍郎工侍授便當刑部侍郎轉兵部侍郎只如尚書左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不可更兼中書侍郎緣丞郎一般也若守六尚書省郎兼中書或門下侍郎可矣若自吏部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轉便正轉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便當左右丞若有改轉便自中書侍郎授禮部尚書或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如中書舍人是閣老更不下知制誥不同他官耳或以他官充翰林學士却須下知制誥何者制誥是中書所掌翰林不當主之近代宰臣節帥除拜出自宸衷不欲預聞于外故以隔日宰臣百官出後密召翰林學士懷具貲冊入禁闥上前議定是夕草制謂之內制中夜進入五更降出以麻紙大書之一行只可三字謂之白麻何者緣黃紙始自唐高宗朝已來只是中書出勅得使之所以內制用麻紙翊日乃以繡幘蓋於箱中置於案上謂之麻案臺於御座左右候進呈事退即降麻而宣之訖送中書出勅寫官告勅紙廣幅與常紙不同年月日先後署執政參政宰相銜署字後方接次列以使相御不押字亦不控斷行其官告却只下直日知制誥官名宣奉行更不下元撰麻詞翰林學士名銜緣翰林學士無例於中書行詞故也然後選中書上事日於閣門受告勅後始赴上若

使相即中書正宰相送上至中書都堂正宰相坐東位使相看幾員列坐西位訖然後逐位就牙床小案子上判案三道仍側坐拽一脚候幾員各判案訖正宰相退然後看使相是幾員並正面並坐受賀其參政於中書都堂無位其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羅紙寫犀軸頭一如太君官告樣此事庶寮多不知因而記之

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又言武肅王左右筭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筮武肅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事此是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平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伸平祭簡曰不然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貴令知本國有人泊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早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先是楊渥欲興兵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

丁晉公談錄終



續世說

〔宋〕孔平仲撰

據宛委別藏清抄本
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
○毫米寬三○毫米

續世說

中華書局
編輯所藏書

宛委別藏傳寫宋刻本

故官博物院委託
商務印書館景印
原書葉心萬廿一
公分寬十五公分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雖舊本分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徇而增廣之此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平仲囊括諸史口引羣義疏別繁辭揆叙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守

續世說序

王君長孺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授於孔知其不謬李今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維陽王公無染淮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說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即加是正復命鐫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

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序

二

續世說卷第一

魯國孔平仲字毅甫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該博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實其人

續世說卷一

一

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程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梁庾域母好鵲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鵲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興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興奉喪歸至巴東瀘潁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興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

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濫湏如僕本不通
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
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
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
不敢以遺之

宋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
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
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
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續世說卷一

二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
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
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
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則禮所不及然家
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
便請從此辭晦即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塋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
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
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

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
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
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
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
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
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荅曰無長人問其故
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
備吾何以稱之哉

續世說卷一

三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
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牧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
三鳳牧爲長德音爲鶯鶯元敬年最小爲鵲
鵲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
相友託元敬異於權勢竟不知狎如晦常云小
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惟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
免勅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
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